



# 濼伯(司徒)疑铜器与濼之族属及地望\*

黄锦前

**摘要:**沫伯(司徒)及有关铜器铭文中旧释“沫”之字实应系“濼”,所谓“沫伯(司徒)”应系“濼(寮)伯(司徒)”,应据改。作为国族名,“寮”“濼”应系一字之异构,皆从“寮”得声。沫伯(司徒)疑诸器的“疑”系其名,“沫”系其国族(族氏)名兼地名,“沫伯”系沫国族的首领(疑系其徽记符号),“伯”或兼作排行。疑的身份系沫伯,兼任沫司徒职,成王时随卫康叔一起就封至卫。传世濼伯甗的“濼伯”与沫伯诸器的“沫伯”或即一人。沫系姒姓,其地望在沫即古“妹”地,今河南淇县一带,与淇卫邻近。沫族系殷遗民,或即《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的“殷民七族”之属。

**关键词:**沫伯(司徒)疑;濼(寮);姒姓;淇卫;殷遗民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6-0122-06

20世纪30年代,河南浚县辛村(今属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卫侯墓地出土沫伯(司徒)疑铜器等一大批重要的青铜器资料。卫国是西周时期的重要封国,辛村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辛村墓地进行的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在继续,新材料不断出土,一些盗掘出土的相关铜器也陆续公布。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面世,对沫伯(司徒)疑铜器铭文中部分关键文字的释读、沫之族属及地望等问题重加审视和检讨,对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也越来越有必要。

## 一、沫伯(司徒)疑铜器及其身份

目前所见沫伯(司徒)疑铜器主要有:

(1)疑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1799)<sup>①</sup>:疑为尊彝,父癸。西周早期(成王)。

(2)疑鼎(《殷周金文集成》4.2177、2178,《铭图》01540、01541)<sup>②</sup>:疑,疑作宝尊彝。西周早期(成王)。

(3)沫伯疑鼎(《集成》4.2344,《铭图》01822):疑,沫伯疑作宝尊彝。西周早期(成王)。

(4)疑觶<sup>③</sup>:疑作宝尊彝,疑。西周早期(成王)。

(5)疑觚(《铭图》09850):辛锡疑王用殷贝,作宝。西周早期(成王)。

(6)沫司土疑簋(康侯簋)(《集成》7.4059):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沫司土疑罍鄙,作厥考尊彝,疑。西周早期(成王)。

(7)沫伯疑尊(《集成》11.5954,《铭图》11735):疑,沫伯疑作厥考宝旅尊彝。西周早期(成王)。

(8)沫伯疑壶(沫伯疑卣)(《集成》10.5363、5364,《铭图》12262、12263):疑,沫伯疑作厥考宝旅尊(彝)。西周早期(成王)。

(9)疑盘(《集成》16.10078,《铭图》14398):

收稿日期:2022-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新出曾霸铜器铭文与江汉汾涇地区文明进程研究”(19VJ×071)。

作者简介:黄锦前,男,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主要从事古文字、青铜器、出土文献以及中国古代历史、语言与文明研究。

甗,疑作厥考宝尊彝。西周早期(成王)。

(10)疑盃(《集成》15.9424,《铭图》14745):

甗,疑作厥考宝尊彝。西周早期(成王)。

相关简要分析如下:

(1)疑鼎为私人收藏。直口,窄沿方唇,下腹略微外鼓,立耳,腹较深,圜底下有三柱足。颈饰由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列旗脊兽面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所列鼎的Ⅳ型2式<sup>[1]27-29</sup>。所饰列旗脊兽面纹为商末周初的典型纹饰,因此可定为周初器。

(2)疑鼎共两件,传河南浚县出土,其一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另一件佚失。敛口窄沿,索状立耳,下腹外鼓,三柱足上粗下细。口沿下饰云雷纹填地的兽面纹,足上部饰浮雕兽面。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所列鼎的Ⅳ型2式<sup>[1]27-29</sup>,年代应为西周初。

(3)沫伯疑鼎已佚,从铭文内容来看应与(6)沫司土疑簋(康侯簋)等系同人所作,为周初器无疑。

(4)疑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广口,束颈,下腹向外倾垂,圈足外侈。有盖。盖呈弧曲,钮作半环状。盖沿及圈足饰目雷纹,器颈饰云雷纹。器物年代为周初。

(5)疑觚现藏洛阳市文物交流中心。器形未著录,据铭文看年代亦当为周初。

(6)沫司土疑簋(康侯簋)据云系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出土(出土地有三说:浚县、卫辉、辉县固围村),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束颈侈口,深腹微鼓,高圈足,有阶,半环形双耳,耳上兽首翘鼻耸角,垂珥较长。腹饰直棱纹,颈和圈足饰圆涡纹和四瓣目纹。该器为周初成王时标准器<sup>[1]58</sup>。

(7)沫伯疑尊亦系河南浚县出土。喇叭口,长颈鼓腹,高圈足沿外侈。颈和圈足饰两道弦纹,腹饰云雷纹填地的下卷角兽面纹,两旁填以夔龙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所列尊的Ⅱ型1式<sup>[1]114-116</sup>,为成王时器。同出的两件(8)沫伯疑壶(沫伯疑卣),其一现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另一件下落不明。横截面呈椭圆形,直口长颈,鼓腹圈足,内插式盖,盖面隆起,上有圈形捉手,颈两侧有半环钮,连接兽首提梁。腹饰宽带组成的田字形网格,盖沿

和器颈饰夔龙纹,圈足饰长鸟纹。从器形和纹饰看该器系成王时器<sup>[1]122</sup>。

(9)疑盘窄沿方唇,浅腹圈足。外底饰蟠龙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所列盘的Ⅰ型<sup>[1]151</sup>,为商末周初所流行的样式。

(10)疑盃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侈口长颈,长管流,兽首鋈,分裆,三款足,下部作圆柱形,盖钮作半环形,失链。流管饰三角雷纹,颈饰夔龙纹,腹饰牛角兽面纹。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所列盃的Ⅲ型1式<sup>[1]146</sup>。所饰牛角兽面纹等为商末周初典型纹饰,因此可确定为周初器。

上述这几件器物从年代、铭文内容、称谓及徽记等方面看,其作器者疑应系同人无疑。(2)疑鼎、(3)沫伯疑鼎及(6)沫司土疑簋(康侯簋)、(7)沫伯疑尊、(8)沫伯疑壶(沫伯疑卣)、(9)疑盘、(10)疑盃的作器者名疑皆写作“逯”,而(1)疑鼎、(4)疑觶及(5)疑觚的疑却作“遯”,增从“牛”,据铭文内容看,二者当系同人无疑<sup>④</sup>，“逯”“遯”当系一字异体,唯用字繁简有异耳。

这些器物据铭文内容可分为两组,其中(1)疑鼎的作器对象为“父癸”,即为父癸所作祭器。(6)一(10)皆系为“厥考”所作,“厥考”应即疑鼎的“父癸”。此组器据铭文可知系疑为“厥考”即父癸所作祭器。作器的缘由,应即沫司土疑簋(康侯簋)所云成王封康叔居于卫,“沫司土疑罍鄙”,即疑随康叔就封,因而作器以志之。(2)一(5)为一组,皆系疑自作用器。

这两组器的作器者或称“沫司土疑”,或称“沫伯疑”,或单称“疑”。其中(3)沫伯疑鼎、(7)沫伯疑尊、(8)沫伯疑壶(沫伯疑卣)称“沫伯疑”,表明其身份系“沫伯”。(6)沫司土疑簋(康侯簋)则称“沫司土疑”,表明其所任为司徒职。余则单称“疑”。“疑”应系其名;“沫”系其国族(族氏)名,兼作地名;称“沫伯”,表明其为沫国族(甗系其徽记符号)的首领,“伯”或兼为排行。疑的身份系沫伯,同时又兼任“沫司土”之职。“司土”即“司徒”,系其职称。沫在今河南淇县的古“妹”地<sup>[2,3]</sup>,与淇卫邻近<sup>[4]</sup>,故沫司土疑簋(康侯簋)云“诞命康侯鄙于卫,沫司土疑罍鄙”,即沫司土疑是随卫康叔一起就封至“卫”。

上述诸器,(2)疑鼎、(6)沫司土疑簋(康侯

簋)及(7)沫伯疑尊有明确出土地点,即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出土,其余诸器,或亦系该地出土。器物的出土地点,与沫司土疑簋(康侯簋)“诞命康侯鄙于卫,沫司土疑眾鄙”所记疑的身份、地望及有关历史事件均相吻合。

据沫司土疑簋(康侯簋),周公东征以后(“王来伐商邑”),成王封康叔于卫,“沫司土疑眾鄙”,即疑随康叔就封。

(5)疑觚“辛锡疑王用殷贝”,据器物年代及上下文看,“王”当系成王。据铭文,辛或系其长官。

综上,由上述铜器铭文,对沫伯(司徒)疑的身份及族属等有关信息,可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

## 二、沫之族姓与地望

西周早中期铜器铭文中,还有一些同属𠄎族者,如:

(11)𠄎沫爵(《集成》13.8231):𠄎,沫。西周早期。

(12)𠄎沫爵(《集成》13.8229、8230):𠄎,沫。西周早期。

(13)振簋(《集成》6.3366):振作宝,𠄎。西周早期。

(14)振簋(《集成》6.3367,《铭图》04063):振作宝簋。西周早期。

(15)寮姒甗(《集成》3.899,《铭图》03275):𠄎,寮姒作旅。西周早期(成王)。

(16)季姒簋(《集成》6.3557,《铭图》04323):季姒作用簋,𠄎。西周中期前段。

(17)季姒簋(《集成》6.3579,《铭图》04327):季姒作用簋,𠄎。西周中期前段。

(18)季姒簋(《集成》15.9827,《铭图》13830)<sup>⑤</sup>:季姒簋作宝簋,其用万年享孝于厥多公,事万年子子孙孙宝用,𠄎。西周中期前段。

相关简要分析如下:

(11)𠄎沫爵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腹饰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列旗脊兽面纹。(12)𠄎沫爵下落不明。腹饰连珠纹镶边的兽面纹。二器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者铭文相同,“𠄎”系徽记符号,“沫”系族氏名。

(13)振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器形未公布。年代为西周早期。(14)振簋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Dale和卡特氏藏品)。侈口束颈,腹部向外倾垂,圈足下连铸三卷鼻象首形足,腹两侧有一对兽首耳,钩状垂珥。颈饰两道弦纹和两个浮雕獬头。年代为西周早期。二簋年代近同,作器者皆为振,铭文内容及字体皆近同,可知应系同人所作。前者铭末有徽记符号,后者则无。

(15)寮姒甗连体式,侈口束腰,腹壁斜收,立耳,鬲部分裆,款足,下部呈圆柱状。口下饰兽面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牛角兽面纹为商末周初典型纹饰,结合铭文来看,该器可确定为周初约成王时器。

(16)季姒簋现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侈口撇沿,腹向下逐渐收敛,圈底高圈足,有阶。颈饰变形鸟纹,云雷纹填地,圈足饰两道弦纹。这种形制、纹饰的簋西周中期前段较为常见。

(17)季姒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器形未公布。该器旧称年姒簋,铭文首字作𠄎,旧皆释“年”<sup>⑥</sup>,该铭与(16)季姒簋内容相同,对照季姒簋首字作“季”(𠄎)来看,当系“季”字之误,而非“年”字。因此,该簋亦当改称“季姒簋”,而非“年姒簋”。其年代过去定为西周早期<sup>⑦</sup>,同样,对照季姒簋来看,亦应系西周中期前段。二簋应系同人同时所作。

(18)季姒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侈口,方唇,束颈,溜肩,敛腹,圈足外撇,肩部有一对兽首衔环耳,腹下部近底处有一牛首鼻钮。颈部及圈足饰两道凸弦纹,肩饰六个浮雕状圆涡纹,肩、腹部界以凸弦纹。据形制纹饰及铭文看,年代应为西周中期前段。

上述诸器,作器者皆系𠄎族人。(11)(12)𠄎沫爵不具作器者名,据器物年代和铭文看应系同人之器。(13)(14)振簋系振自作作用器。

(15)一(18)据铭文看有一共同的特征,即系𠄎族姒姓女子所作,这种情况很值得注意。

寮姒甗的“寮姒”,“寮”应系国族名。铜器铭文中,成年已婚女子的称谓,往往在姓前加国族名,称父国和夫国者皆有,前者如南宫姬鼎<sup>⑧</sup>的“南宫姬”,后者如齐叔姬盘(《集成》16.10142)的

“齐叔姬”、许姬鬲(《集成》3.575)的“许姬”等。或二者皆具,如胡应姬鼎<sup>⑨</sup>的“胡应姬”,南宫倻姬簋(《铭图》04464)的“南宫倻姬”,等等。因而“寮妣”之“寮”究竟是寮妣的夫国还是父国,不能遽定。

古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徽记符号一般来讲是用以区别族氏的,因此,其作用和称氏应相当。(15)一(18)这几篇铭文,作器者显然应系成年已出嫁的女子,其中季妣簠铭文所述最为明显。据铭文看皆系妣姓女子,其所标示徽记符号皆为,可知应系族之人,标示徽记符号的作用,即相当于称氏,铜器铭文中常见女子称氏的现象,一般来说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称夫氏,另一种是称父氏<sup>⑩</sup>,皆为大家所熟悉。那么这种标示徽记符号以称氏者,究竟是属于称夫氏还是称父氏呢?尚需具体分析。

从理论上讲,按照金文及古书中女子称氏的习惯,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但就上揭这几篇铭文来看,(15)寮妣鬲年代为西周早期,(16)(17)季妣簋皆系西周中期前段器,作器者系一人,即季妣。(18)季妣簠的季妣与(16)(17)季妣簋的季妣是否系一人,不得而知。也就是说,这组器物的器主至少是两人,也可能是三人。若系其夫家徽记符号即称夫氏,则这几个不同时代的妣姓女子皆系嫁至同一族氏即疑所在的沫族为夫人。若系其父家徽记符号即称父氏,则这几个不同时代的妣姓女子皆系嫁自同一族氏即疑所在的沫族女子。比较而言,前者的可能性虽不能说没有,但概率相对较小,而后者的可能性则很大。出嫁女子标示其父家徽记符号,以示其所自出,于情理也不难理解。据此则寮妣鬲的“寮”应指寮妣的父国,妣姓。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倾向于(15)一(18)的作器者与上文讨论的沫伯(司徒)疑可能系出自同一族氏。换言之,沫伯(司徒)疑所在的沫族,应系妣姓。沫族的地望,应在沫即古“妹”地,今河南淇县一带。

### 三、沫之族属及其来源

从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沫伯(司徒)疑的有关

情况及其族氏所在的地望来看,沫族应系通常所谓的殷遗民。

卫是文王子康叔的封国,《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缙葆、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注:“康叔,卫之祖。”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发掘表明<sup>[5]</sup>,其地在今浚县一带,与沫司徒疑簋(康侯簋)所记成王封康叔居卫之事正相吻合。沫族可能即系“殷民七族”之属。

沫司徒疑簋(康侯簋)“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沫司徒疑鄙”,“诞命康侯鄙于卫”,即成王封康叔居于卫。《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对照可知,封卫是在成王四年。近年新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楚简《系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康)丘迁于淇卫”<sup>[6]</sup>,云康叔始封于庚(康)丘,后迁于淇卫<sup>[3]</sup>,与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于晋(《史记·晋世家》正义:“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相似。有关问题学者已有分析<sup>⑪</sup>,兹不赘述。

### 四、“沫”应改释作“潦(寮)”

(15)寮妣鬲字张亚初释作“寔”(寔似作旅)<sup>[7]</sup>,吴镇烽释作“寮白”二字(寮白似作旅)<sup>[8]</sup>,殊误。该字上从,其下所从,与沫伯(司徒)诸器的“沫”字右部所从相同,此字实即“沫”之异体,结合鬲铭徽记符号同为来看,可进一步坐实,确凿无疑,张释“寔”亦误。沫伯(司徒)诸器的“沫”字、、皆从水,从木、甘(一般隶

定作“濬”“濬”，读作“濬”“沫”，(11)(12)沫爵的“沫”(𣎵)皆从水，从木、口(一般隶定作“濬”)，二者无甚区别。甗铭下所从，应分析为从寮、甘(“口”加饰笔)，字应释作“寮”。两相对照，可知沫伯(司徒)诸器及沫爵的“沫”字所从之木实乃“寮”之省，应分析为从水，从寮省、甘(口)，实即“濬”字，而非旧释所谓“沫”字，所谓“沫伯(司徒)”应系“濬(寮)伯(司徒)”。作为国族名，“寮”“濬”应系一字，即一字之异构，皆从“寮”得声。

传世有一件濬伯甗(《集成》3.872)<sup>[9]6</sup>，原藏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现为某私人收藏(2000年11月出现在英国伦敦富士比拍卖行)，铭作：“濬伯作鬯彝。”“濬”字作𣎵，左从水，右部所从，或分析为从寮从𣎵，隶定作“濬”(《铭图》03252)，或径释作“雍”<sup>[9]6</sup>。其右部与寮似甗的𣎵下所从相同，唯增加“口”形作为饰笔；与沫伯(司徒)诸器的𣎵及沫爵的𣎵右部所从亦近同，仅增加“口”形饰笔。此字可直接分析为从水、从寮，寮亦声。此可进一步佐证上述沫伯(司徒)及有关诸器的“沫”字实应系“濬”而非“沫”字，所谓“沫伯(司徒)”应系“濬(寮)伯(司徒)”，应据改。传世文献中相关地名作“妹”，可能系由铜器铭文中作为国族名的“濬”字从“木”(𣎵、𣎵)之形辗转演变而成。

濬伯甗侈口方唇，宽腹，腹壁较直，索状立耳，鬲部分裆，足下部呈圆柱形。颈饰两道弦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与寮似甗形制纹饰近同，年代也应相当，为西周早期前段，成康时器。甗铭的“濬伯”与沫伯诸器的“沫伯”性质相同，年代相若，不排除系一人的可能。

1967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墓地M1出土有濬伯尊(M1:16)<sup>②</sup>、濬伯卣(M1:13、14)<sup>③</sup>等器(铭作“濬伯作宝彝尊(彝)”)④，“濬”字作𣎵、𣎵，或释作“濬”“涇”，皆不确。马承源指出：

濬，从水从𣎵，《说文》所无，地名或国名。释濬未确。金文黑像人身上有污秽物，是会意字。此所从𣎵字像田畴焚火状。《一切经音义》卷廿三：“燎，放火也，火田为燎也。”卷廿四引《说文》云：“燎，烧田也。”田像田畴之形，甲骨文田字中作十字栏形，也有作多栏形的。然圀作𣎵，栏为二

方，中植木……此字亦栏为二方，中点，状像燎后的灰烬。甲骨文中寮作烧木状，简文作米，金文作𣎵。烧田亦称为燎。此濬字当为从水寮声字。<sup>[10]</sup>

《诗·小雅·正月》：“燎之方扬，宁或灭之。”郑笺：“火田为燎。”马说据字形看似不无道理。但如此则火在下，而田与灰在其上，明显有悖于实际情形及常理。退一步讲，果如此，则此濬伯与上述浚县辛村等地出土器物上的濬(寮)伯(司徒)是否为同一族属就至为关键，但据目前的资料看二者之间也无明确的关联，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 结 语

据古文字构形分析，沫伯(司徒)及有关铜器铭文中旧释“沫”之字实应系“濬”，所谓“沫伯(司徒)”应系“濬(寮)伯(司徒)”，应据改。作为国族名，“寮”“濬”应系一字之异构，皆从“寮”得声。

通过对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出土沫伯(司徒)疑及有关铜器群分析，可知沫伯(司徒)疑诸器的“疑”系其名，“沫”系其国族(族氏)名兼地名，“沫伯”系沫国族(疑系其徽记符号)的首领，“伯”或兼作排行。疑的身份系沫伯，兼任沫司徒职，成王时随卫康叔一起就封至卫。传世濬伯甗的“濬伯”与沫伯诸器的“沫伯”或即一人。沫系姒姓，其地望在沫即古“妹”地，今河南淇县一带，与淇卫邻近。沫族系殷遗民，或即《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的“殷民七族”之属。

### 注释

①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图二；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铭图》”)，第3卷编号01799，第462页。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1994年版(以下简称“《集成》”)，编号4.2177、2178；《铭图》01540、01541，第3卷，第219—220页。③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集成》12.6480。④张懋镕也曾指出(1)疑鼎的疑与沫伯(司徒)疑诸器的疑系同人，参看张懋镕：《新

见西周金文丛考》,载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页。⑤该器还见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86-388页。⑥如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2页;《铭图》04327,第9卷,第92页。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铭文说明”,第75页;《铭图》04327,第9卷,第92页。⑧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图版伍壹:2,第348页图五一二:4、5;《铭图》01698、01699,第3卷,第361、362页。⑨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02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卷,第274-275页。⑩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第253-257、241页;后辑入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27页。⑪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0-74页;路懿菡:《从清华简〈系年〉看康叔的始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36-141页。⑫见《集成》11.5848;《铭图》11596,第21卷,第86页;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20卷),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⑬《集成》10.5226、522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一九二,文

物出版社1997年版;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20卷),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⑭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第2-8页;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99-130页。

参考文献

- [1]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
- [3]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J].文物,2011(3):70-74.
-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3-14③9,17-18②5.
- [5]郭宝钧.浚县辛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 [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144.
- [7]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1:25.
- [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7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3.
- [9]刘雨,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10]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01.

Liaobo (Situ) Yi's Bronze Ware and the Clan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Liao

Huang Jinqian

**Abstract:** The word “mei” in the old interpretation of Meibo(Situ) and related bronze inscriptions should actually be “liao”, and the so-called “Meibo(Situ)” should be “Liao(潦)[Liao(寮)]bo(Situ)”, which should be changed accordingly. As a national name, “Liao(寮)” and “Liao(潦)” should be written in different ways of one word, both of which are pronounced “liao(寮)”. “Yi”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Meibo(Situ) is his name, “Mei” is his national (clan) name and also serves as a place name, “Meibo” was the leader of the Mei nation, and “Bo” or also serves as ranking. Yi was Meibo, who also served as Situ of Mei.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Cheng of Zhou, he was granted the title and went to the State of Wei with Weikangshu. The “Liaobo” of the Liaobo yan handed down and the “Meibo” of the Meibo vessels might be one person. Mei is the Si surname. It is located in Mei(沫), which is the ancient “Mei(妹)”. It is near Qiwei in Qixi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today nowadays. The Mei family is the adherent of the Yin, or a member of the “seven Yin people families” who “divided Kangshu with... seven Yin people families”(the fourth year of Dinggong, Zuo Zhuan).

**Key words:** Meibo(Situ)Yi; Liao(潦)[Liao(寮)]; Si surname; Qi Wei; the adherent of the Yin

[责任编辑/知 然]